

婚姻如鞋：

你的婚姻是哪款鞋？

■玉燕



舒适的鞋子，不一定是漂亮的鞋子。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让鞋子来适应脚，而不能让脚去适应鞋子。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上路最怕穿错鞋，婚姻最怕受折磨。如果鞋子特别挤脚，要趁着还没鞋脚两伤就赶快换上一双。那么你的婚姻是哪款鞋呢？自己可以

对比一下。

男才女貌的婚姻是品牌鞋，看上去高贵、漂亮，感觉上舒服、大方，但它的价格昂贵，经不得泥泞，需要精心保养，时时珍惜。

青梅竹马的婚姻是布鞋，看上去朴素无华，穿起来经济，放起来了无牵挂，感觉上轻便

快捷，可一旦登堂入室，总让人感觉不大入流。

患难与共的婚姻是旅游鞋，它看上去奇特，穿上去灵巧。其最大的特点是历经风雨泥泞也不会脱帮掉底，且只要穿上就总是和脚抱得紧紧的。因此，越是在坎坎坷坷的人生路上，越是显出其耐用合脚的特征。

浪漫型的婚姻是舞鞋，它轻便、灵活、雅致，但一离开平坦光滑的特定环境，就显得极难适应，也极不实用。

事业型的婚姻是跑鞋，它能和脚相互帮衬、共创辉煌，但一脱离事业的跑道，鞋和脚就很难相互适应。

老夫少妻的婚姻是松糕鞋，穿着它虽不能长途跋涉，但显得颇特别。

老妻少夫的婚姻是大傻瓜鞋，看上去滑稽、穿起来方便、脱下去容易。不过，穿上它只能在卧室里自我感觉，如果跑到街上显摆就难免会成为话柄。

开放型的婚姻是凉鞋，它有着极强的季节性，能让人在情感升温的夏季，毫不犹豫地穿上它；又能让人在情感的季节变凉之后，很随意地就脱掉它。

红杏出墙的婚姻是拖鞋，它很好穿，又很方便，有很大的适应性，但致命的弱点是出不了大门、上不了正路、走不了多远。

被金钱收买的婚姻是小尺码的紧口绣花鞋，看上去挺美，但只有脚知道：感觉并不好受。

被强力逼迫的婚姻是大铁鞋，沉重得让人寸步难行，可要想脱掉它却要伤筋动骨、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选择满意的婚姻如同选双满意的鞋子，重要的是鞋的尺码和脚的尺码相同，最好是怎样的脚穿什么样的鞋子。

找男人不如找工作

■北风

命运的改变总是难以预期的。30岁那年，丈夫面色凝重地告诉玲玲：他和情人有了爱情结晶，请她忍让退出。玲玲没有太多挣扎，虽然有点被将了一军的感觉，但她心中明白，和相亲结婚的丈夫之间，习惯多于感情。如今他恳切地表示：“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爱情。”虽然伤心，但也是真心话，她若拖拖拉拉不成全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玲玲分得了三岁的儿子和一间房子，其他都要靠自己了。离婚后，父母兄姊帮她介绍对象，从40岁到行将就木的都有，他们不是离婚就是丧偶，只想找个“方便”的女人，为他们持家、解决单身的寂寞。然而她并不想随便找个男人，她发誓，如果还要踏入婚姻，一定要找一个她真正爱的、也爱她的男人。

于是她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开始找工作。十年过去了，她每天都在解决困难，也掉过无数眼泪，终于从一个害羞的家庭主妇，变成独当一面的销售大将。孩子上初中了，她也有了十几间房子，今年她在孩子与亲人的祝福下结婚了。

当她遇到与她一样被迫走出婚姻的主妇时，她总是重心长地劝她们：与其找男人，不如找工作。万万不要在空窗期，为了挽回“面子”，草率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企图攀附感情，只如溺水者攀附浮木。“失去幸福婚姻后的我，难免自卑，还好，工作的成就感渐渐弥补这一切。完美婚姻的梦虽然碎了，但我还是用自己的能力给孩子幸福。

有了工作后，她也拥有了自信，“自信的女人，才有明亮的眼睛看清未来。”玲玲这么说。

案件破了，企图抢劫、强奸她的两名歹徒被抓了起来。这一切都缘于她。她叫秀秀，由于家境贫寒，她从小体弱多病。她一次次病倒，又一次次倔强地站起来。谈起往事，她有说不尽的辛酸。

17岁那年，父母把她嫁给邻县一个小镇上在街道上理发的青年人。她想离开家庭，争一口气，和男人好好过日子。在秀秀的要求下，她和男人在县城租了间门面房，招了一名女学徒工后干起了理发生意，生意越做越红火。但她嫁给的却是一位好吃懒做的人，结婚才几个月就原形毕露。男的有了钱就去赌、去喝、去玩女人。她多次劝他，得到的不是毒打就是臭骂。她强忍着，在苦海中挣扎，与生活抗争着。

三年过去了，她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第二个孩子刚满月时，她请来一位保姆照顾着，到济南办的美容美发培训班学习三个月。回来后，她发现丈夫不理她了，和女学徒眉来眼去的。她把这名女学徒辞了，又扩大一间门面，可自此以后给她带来的是无休止的争吵。后来，男人竟然把那女人带到家里来。她忍无可忍，决定和他离婚。她放弃所有要求，必须得离。最终，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女孩归秀秀抚养。

女人有男人是个家，没了男人，她体验到了世态的炎凉。在她筹资租房开办一间美容美发店期间，工商管理找上门，要求预交400元，并在三日内办理营业执照；税务部门下通知，要求预交三月的税600元，否则将向法院起诉；卫生防疫部门限她在三日内到防疫站检查身体办理健康证后才能开业，因属无证营业先交罚金1000元。她四处借钱，有一部分还是高息借来的，这次她确实无实力再办这些手续了。

后来她从一个姐妹口中得知，是自己原来的丈夫串通自己门店不远的一家理发店和个别工商、税务、防疫人员刁难她。这些执法人员来理发、美容，她不收钱，这些人心安理得地来，心安理得地走，有时把同事带来，把三亲六姨带来，她都忍了。这些个部门得罪不起呀！秀秀说，在她干门店生意的一条街上有两个地痞流氓，经常来骚扰她。他们理发不给钱，她也不敢收他们的钱。就这他们还不足，经常半夜三更喝醉了酒来敲她的门，吓得她和女

儿大气不敢出，整日提心吊胆。

一日，长着面甜瓜脸的男人要她先给他洗头，洗完头又要她的女学徒给他按摩。就在女学徒给他按摩时，他竟明目张胆地强行按倒女学徒。正当面甜瓜脸撕扯女学徒的衣服时，秀秀对着面甜瓜脸就是一个耳光，说：你放尊重点，我这里不搞色情服务，再胡来，我就喊人了！面甜瓜脸捂着脸当即就愣在了那里，他没想到这位看似腼腆的女老板竟如此厉害。在秀秀威严的目光逼视下，面甜瓜脸灰溜溜地走了。临走，他抛下一句：好！你这里经常搞色情服务，你当我不知道吗？走着瞧，这两天我封了你的店……

就在秀秀打了面甜瓜脸那天夜里，面甜瓜脸带着四五个人强行搜查了她的房间。他对着秀秀说：我是郊区派出所的，有人举报你容留妇女卖淫。他们把屋子翻得乱七八糟，这次败类走后，她和女儿、女学徒都哭了！秀秀说：说我这里容留妇女卖淫（银），屋里铁还没有呢，哪有什么银子，还不是我打了他个狗娘养的，一巴掌惹的祸。

我听了秀秀的哭诉，也笑了，说：秀秀老板，面甜瓜脸说的卖淫，是留女的干色情服务，不是银子的银。秀秀也笑了，用毛巾擦去眼角的泪水，给我理起发来。秀秀边理边说：我那狼心狗肺的前夫，为啥刁难我？让当地流氓欺负我，又让派出所的面甜瓜脸查我？

秀秀又说，上次要不是你的相助我可就惨了。

我说，正义永远战胜邪恶，你不是说过，要相信党和政府吗？

我和秀秀的接触纯属偶然。一次我到外地执行案件回来，天色还早就顺便到秀秀理发店洗头、刮刮脸。第二天就有同事问我在哪家理发店理的发，发型设计得这么漂亮。于是，以后我头发长了都到秀秀理发店理。

一次，她给我刚理完发，跑过来一位七八岁的男孩，静静地站在她

身后。她头也不扭，说：又有啥事？小男孩说：没事！我知道这是她儿子，男孩判给她前夫了，但孩子总围着她。前夫的门店离秀秀的门店又不远，一有空，男孩就跑到她身后静静地倚在门框上或静静地站在她身后一声不吭。秀秀说：我一个人照顾着两个孩子，以前不把我当人看的母亲也向我要钱，想想终归是自己的母亲，不给我良心上也过不去。

多么善良的女性啊！我说：你母亲不是由你哥照顾着吗？秀秀说，哥哥成了家后由嫂嫂当家。母亲烟瘾很大，又好吃懒做，从我哥那里得不到钱，就想起她还有我这个女儿哩！

这时，秀秀看儿子还不走，就拿出两元钱蹲下身子塞到他手里说：你妈在家没有？跟着你爸的那个女的你叫啥？不叫妈她能疼你吗？你妈带的那个小男孩，对他可要亲一点，不要和他打架！说着说着，秀秀泣不成声了。

听了母子俩的对话，我也酸楚起来。一个单身女人，特别是离异单身女人，在外独自闯荡世界是多么艰难啊！我说，你一个女的又带着孩子怪艰难的，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助的话找我好了！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她。

留电话号码的当夜就出事了。下一点光景，电话铃猛地响了起来，我和妻子在梦中吓了一跳。我忙抓起电话问：谁？

求求大哥，我是秀秀理发店！有人在撬我的门……我听到哗啦一声，然后什么也听不到了。我立即拨通了110，以最快速度骑车赶到现场。我到现场时，警灯闪烁，6名民警正把两个戴着手铐的家伙押上车。店内一片零乱，秀秀正坐在床上掩面嘤嘤地哭，7岁的女儿倩倩正趴在妈妈的身上叫着。我和其中一名民警认识，问了一些情况，原来这两名歹徒喝过酒后撬门入室抢劫，从箱子里抢走500元钱后，对秀秀欲行不轨，被当场擒获……

案件侦破第三天，秀秀打电话

这时，我闻到一缕女人特有的香味，我这才发现她离我很近。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但在我的心灵深处，确实存有对秀秀的安慰、同情、爱怜之情。

她从床下啤酒箱子里掂出四瓶啤酒，用螺丝刀撬开，往我眼前推一瓶，自己拿一瓶，嘴对嘴地喝了起来。我真吃惊她的酒量，她的脸微微红润起来，话也多起来。在她开启第五瓶的时候，我按住她的手说，酒不要喝了，你已经喝得太多了，还有生意呢！我不说也罢，一说，也不知伤了她的哪根神经，她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了下来。

面对这场面，我感到无助了。沉默一会儿，她唏嘘着站起来用毛巾擦了擦眼睛轻轻地对我说：我真得感谢你一辈子，如果不是你，前天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说，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就拨打110！秀秀说，你和他们认识，又是一个系统，他们听你的，我打110能中吗？我说，110是人民的110，谁遇到了困难都可拨打110，他们都会帮助你的！

秀秀说，我还得感谢你，是你打110让他们来的。说着，她用被子蒙住头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给秀秀倒好水放在床头的柜子上，然后带上门回到了家。这一夜，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心想，一个女人在外闯世界真的好难呀！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离开了那个小县城。算算自从那次离开，我已两年多没去过秀秀那里理发了。秀秀，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一位理发女人的坎坷人生

■侯钦民

要我过去。她说想请110的同志吃顿饭。我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110民警的职责，请他们吃饭，他们是不会去的。秀秀说，那我就请你吃顿饭。我说，我也是一名执法人员，帮助你也是我的责任。她说，你来不来？你不来我就不活啦……

我站在电话机旁愣了好半天。我放下电话，向妻子讲了经过。妻子叹口气说，一个女人在外闯世界，够难的，她请110民警又请你，有她的想法，她也想多认识几个人，以后有个依靠。你不去她肯定会失望的。人家想着你是一棵大树哩！去吧、去吧！

我骑车来到秀秀的小店，秀秀正抚着门框朝我这儿张望着。望见我，她一脸的兴奋。她把我让进里间去。我和秀秀认识半年多从没迈进过她的里间一步。我说，女儿呢？

她说跟着女学徒出去玩去啦。我瞅了瞅秀秀的卧室，除了一张床外，床头还放一个老式皮箱，皮箱上放一个小座钟。南北墙拉扯一根细铁丝，铁丝上挂着几件破衣裳。靠北墙根有一火炉子，炉子旁有一个纸箱，纸箱上搁着一米见方的小木板，木板上摆着四个小菜。

